

“国际博物馆日”特别报道

张奎生近30年时间痴迷收藏砵与秤,创办专题博物馆藏品达4000多件
“权衡天下”,这家博物馆“有分量”

□杜春娜 李文璇 济南报道

偶然走上砵、秤收藏之路

“我收藏砵与秤,到现在也快有三十年了。”张奎生说着,从办公室的柜子里取出一只小巧玲珑的戥子秤,这是他千里迢迢从甘南藏族自治州“淘”回来的。“这件戥子秤的盒子是胡桃木的,上面的图案颇具藏族风情;秤杆用的是犀牛骨,应该是清代的東西。”张奎生侃侃而谈,“原主说这是传家宝,不愿出售,我和他足足谈了四五个小时,才说动了。”

相较于张奎生所创办的权衡天下博物馆里,那浩如烟海的砵与秤,他办公室中随处可见的藏品不过是“九牛一毛”。近三十年时间里,张奎生在工作之余,四处搜求砵与秤,到现在已足足集纳四千余件。这个爱好可谓小众,专门收集砵和秤的人,在全国范围内都屈指可数,他算是其中“翘楚”。

张奎生和砵、秤“结缘”,其实纯属巧合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有一天张奎生到潍坊临朐寻奇石,偶然见到一户农家的窗边摆放着数个形态各异的秤砵。它们被雕刻成小动物的模样,看上去栩栩如生。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有趣的秤砵。”张奎生觉得很新奇。农户见张奎生爱不释手,便把这些秤砵送给了他。

自此,张奎生对砵与秤的喜爱一发而不可收拾,并逐渐走上了收藏之路。每去一个新的地方,总要先到当地的古玩市场寻访“遗珍”。“淘宝”需要慧眼,亦是一本“讨价还价”的“生意经”。张奎生曾以每只五元的低价,购入一整套瓷秤砵,幸运“捡漏”;也曾因对方报价太高,而“举棋不定”,最终“错失所爱”。不过,他收藏砵与秤,有两条“铁则”:纯凭爱好,不论收益;只进不出,从不转卖。

把私藏变成公共博物馆

随着时间推移,张奎生手中的砵与秤也“积小流而成江海”。2016年的一天,张奎生在灯下举着新得的秤砵把玩,忽然觉得“孤芳自赏”埋没了它们的风采。

事实上,砵与秤确实是历史极为悠久、值得博览细观的器物。古时,它们被称作权、衡。权的发展,经历了商代晚期的陶权,西周至汉代的石权,以及唐以后的铜权、铁权等多个阶段。而所谓“衡”,起初指的是天平,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杆秤,到北宋初年,一种名为“戥子秤”的高精度衡又被发明出来。“砵与秤虽然只是度量衡的‘一端’,却也反映着时代风貌和审美潮流,能使观者‘管中窥豹’,遥想历史风云。”张奎生由此萌生了建立博物馆的想法。

当年6月,经省文物局批准,张奎生一手创办的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正式成立,这是中国首家专以砵和秤作为展品的博物馆。“古

在济南,有这样一位收藏家,他不爱字画与玉石,却对砵和秤情有独钟。他便是如今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的馆长——张奎生。今年50多岁的张奎生,收藏砵与秤已有近30年,收入藏品四千多件,成为这一小众收藏门类中的翘楚,更一手创办了中国首家专以砵和秤作为展品的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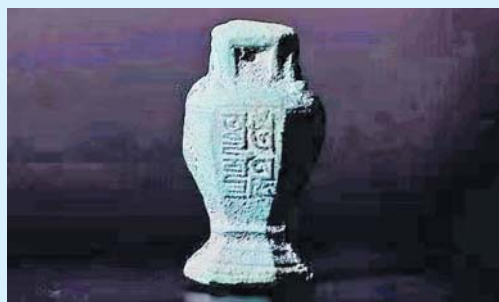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偏偏喜爱砵与秤?创办博物馆又有何心路历程?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前,记者对张奎生进行了专访。



张奎生在对藏品进行讲解。本版图片来源均为“权衡天下博物馆”微信公众号



铸有“济南路总管府”的元代铁权。



铸有八思巴文字的元代铜权。

人认为,秤砵为‘权’,秤杆为‘衡’,他们把‘秤’叫做‘权衡’。”故而,张奎生把博物馆命名为“权衡天下博物馆”。“博物馆初建时,面积有三百平,但随着后续藏品的增多,展厅布局略显局促,陈列也不够规范。”张奎生说。好在,数年后,他的“宝贝”又遇到了新的“伯乐”。

2021年初,权衡天下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——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鲁商文化研学中心副教授冯成伟。冯成伟所负责的鲁商文化博物馆于2016年落成,惜乎长久没有重磅展品“入驻”。他此次慕名而来,便是希望与张奎生达成合作,填补这一空白。

双方“优势互补”,一拍即合。2021年7月,张奎生与校方签订了迁址的协议。2022年8月,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在校内的现代服务业大楼六楼正式“开馆”,与鲁商文化博物馆“比邻而居”。超过六百平米的展厅,成为了砵与秤的“新家园”。

当记者走进权衡天下博物馆,只见砵与秤琳琅满目,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这其中,戥子秤的数量约有千件,在国内首屈一指,而秤砵在材质、品相上,则尤为丰富多样。从重量上说,最小的仅在20克,最大的足足有一百多斤;从材质上看,既有古拙的陶、石、铁,也有雅致的青铜和素净的青花瓷;从形状上看,有简单的壶形、锥形、方形、球形、梅花形,也

有代表十二生肖的动物秤砵;从年代上看,上迄秦、汉,下至于今,贯穿了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……它们从某一特殊领域、特定器物、特有文化内涵方面,见证着我国度量衡的发展史,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。

得之不易的镇馆之宝

漫步于权衡天下博物馆内,最吸引人眼球的,莫过于一个2米多高的巨型“秤砵”。这个“庞然大物”的原型,是一枚写着“济南路总管府”的铁权,它铸造于元至正二年(1342年),有着平肩、直腹、束腰等元代秤砵的显著特点。

与馆内的许多其他“宝贝”一样,张奎生收藏这枚铁权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。2017年,他在一个互联网二手交易平台“刷”到了这枚来自济南的“铁砵砵”。长期在济南生活、工作的张奎生,本就偏爱带有本地元素的物件,且铁质秤砵因留存困难较为稀少,看到这件珍稀的宝物,他顿时双眼放光,不断与卖家交流,希望他能放低价格。然而,卖家始终没有松口。

线上“纠缠”无果后,张奎生要到了卖家的联系方式,期盼着能够当面沟通,以诚意打动对方。“好巧不巧,卖家就在济南。”张奎生说,“后来我们多次面谈,我也亲眼看到了实物。从包装程度能够看出,这确实

是件珍品。”2019年,他终于把这枚梦寐以求的元代铁权“收入麾下”。

这枚铁权上的铭文又是何意?张奎生解释说,元代的行政区划为路、府、州、县,“路”设总管府,当时的“济南路”,正是如今的济南市。而“至正”,是元惠宗的第三个年号,也是元朝的最后一年。至正二年,正值这位末代皇帝亲政初期,彼时,他正锐意改革,试图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。这枚“诞生”于济南的铁权,近七百年后又在济南“现身”,与此地的后人“重逢”,像是权力的警示,又像是时代更迭的见证。

再向前走去,只见玻璃柜内,有只秤砵“众星拱月”般被环绕在中心。这是一枚元代的铜权,高10.5cm,器型规整,锈色厚重,其底部是台阶式,腹部呈束腰型,鼻钮直通,器型完整,两面都铸有八思巴文字,在收藏圈里价值很高。在张奎生心中,它是与那只元代铁权“双峰并峙”的镇馆之宝。

“很多秤砵上面会同时有八思巴文和汉字,像这种只有八思巴文的并不多见。”张奎生说道。事实上,八思巴文是一种早已消失的蒙古文字。1271年,忽必烈建立元朝。此后,元朝灭南宋,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。元朝疆域广袤,民族众多,实现“书同文”也就成为忽必烈的一件大事。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国师、西藏的宗教领袖——八思巴。

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,

结合蒙、汉、维吾尔文等文字,创造出的一套新的字母,被称为“蒙古新字”,史称八思巴文。当时,八思巴文被统治者强制推行,但学习者少,应用范围有限,即便是朝廷里的普通官员也难以掌握,更不用说深入民间,为百姓所熟悉和喜爱。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,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,成为一种“死文字”。而今,这枚篆刻着八思巴文的元代铜权穿越时空,在时间长河里默默见证前人的智慧,静静地诉说那一段神秘的历史。

骨子里的权衡文化

“我创办博物馆,其实是希望在收藏价值之余,发挥砵与秤的教育和实践价值。”在张奎生看来,砵与秤不仅是“称物平施,知轻重也”的计量器具,还是“权衡文化”的象征。

在过去,人们通过“权衡”可以得到利益,因此也就产生了“权利”。古代的帝王将相,很多都将权置于案头,旨在省察民情、权衡天下,保佑江山永固。传说认为,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,丞相李斯问秦始皇:多少为一斤?秦始皇思考片刻,写下四个字的批示:“天下公平”。李斯百思不得其解,回家后多次书写,发现这些字有16个笔画,便定1斤为16两。这虽然只是民间故事,但仍表达了“公平”乃权衡本义的思想。

“权衡”的引申意义远不止如此,它其实还有“诚信”之意。秤杆上有秤星,如天上的星星,用意为:人在称,天在看。“过去的秤都是16两,在秤杆上刻制有16颗星,象征着南斗六星、北斗七星和福、禄、寿三星。”张奎生说:“这是在告诫人们做买卖千万不能缺斤短两,否则缺一两就损福,缺二两失禄,缺三两要折寿。”

卖过布、开过酒店的张奎生,大半生的角色是个生意人,做生意则离不开公平、诚信。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相互信任,所有的商业都建立在公平、诚信的基础上。”三十余载的经商经历让张奎生亲身实践着“权衡”的意义,“我希望能像秤砵一样实实在在,像它一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
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迁址以来,已有数百个团队来此参观“打卡”,张奎生对砵与秤的痴迷也愈加广为人知。“博物馆里的宝物,不止是我一人的私藏;博物馆的建立,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。”张奎生说。他希望与收藏界的朋友们协作,进一步扩大博物馆的规模,让更多人知晓砵与秤的历史,了解权衡文化。

附:
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
地址: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服务业大楼六楼
参观方式:免费参观,需提前预约。
联系电话:冯成伟:139531882008;
张奎生:13805313988。